



航海·汗水洒满座座岛屿

海南日报

T9

相关链接

近半个世纪以来，为研究工作需要，各有关部门不断收集渔民手中的《更路簿》。

第一次是 1974 年广东省博物馆在海南征集到一批更路簿，其中具代表性的有四种。

第二次是 1977 年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派员到海南调查，搜集到四种抄本，其中苏德柳本和广东省博物馆相同。

第三次是 1976—1981 年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系在浙、闽、粤及海南岛先后收集到一批针路簿，在海南收集的有四种。

这三次所收集到的本子，深具学术价值：

一、广东省博物馆所征集的四种水路簿

(1)苏德柳抄本

(2)彭正楷抄本

(3)卢洪兰抄本(自东海过北海更路)

(4)蒙全洲《去西、南沙水路簿》

二、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征集三种《更路簿》

(1)许洪福抄本《更路簿》

(2)郁玉清抄藏本《定罗经针位》

(3)陈永芹抄本《西南沙更簿》

三、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系 1981 年 12 月征集的四种《更路簿》油印本

(1)林鸿锦抄本《更路簿》

(2)王国昌抄本《顺风得利》

(3)麦兴铨存《注明东、北海更路簿》

(4)李根深执《东海、北海更流部》

四、海南省麦穗整理的蒙全洲口述《去西、南沙的水路簿》(现存广东省博物馆)

何纪生据苏德柳、卢洪兰、李魁茂、彭正楷等《水路簿》整理出一篇综述(现存广东省博物馆)

以上所收集到的共 12 种《更路簿》。

(五)2006 年文昌市文化局组织工作人员深入到东郊、清澜、铺前等港口的渔民家中搜寻征集到的《更路簿》有：

(1)《南海更路簿》(手抄本)

(2)《南海更路经》

(3)在东郊镇口牙村老渔民郑庆能手中找到《更路志录》资料

(4)从铺前更路经传承人、老渔民韩建元和齐见德等人手中及口述他们保存的《更路簿》和世代口传下来的《更路经》。

经海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对《南海更路经》作整理，正式上报，入选为国家级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目录。

除上面已录名抄本外，还有琼海苏承芬抄藏本《南海更路簿》，符宏光填绘的《西南沙群岛地位位置图》，王国昌抄存清代《顺风得利图释》《南海更路传》，已记录和口传的有韩健元、齐见德口述的《我的行船经验》、《航海和捕捞经验》等。(摘自周伟民、唐玲玲《中国南海海洋文化珍贵的遗产“更路簿”》一文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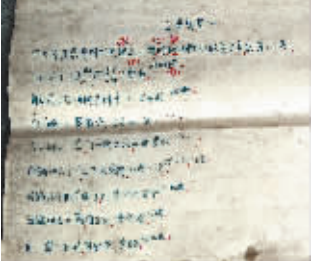
(魏辑)



罗盘与更路簿。于伟慧摄



不同版本的更路簿。资料图片



此时，要特别注意，船有可能接近浅滩，有搁浅的危险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就要立即转向，以确保行船安全。正确的更路，水位都是比较深的，深水的水位海区海水基本是蓝色，当接近浅滩，就是更路簿中所说的“线”，水道颜色就会变浅。而在夜间行船，船长就离不开观察满天的星斗，以确定船只的航向。

“大海中行更路簿指明路线和方向，而海鸟则是茫茫大海中的领航员。”齐见德告诉记者，在长时间航行中，由于风向、海流的影响，往往会与更路簿中记载内容形成一些误差。按照时间和更路计算出的航程有时与更路簿对不上，就会给船员造成一定心理压力。这时，有经验的渔民会依靠平时积累的航海经验做出判断。比如，可以观察海鸟的飞翔。海鸟是日出而出，日落而息，海鸟过夜与繁殖都在海岛上，寻找鱼虾食物则在大海里，如果到了下午，船行的方向与海鸟飞行的方向相同，就说明船只离附近的岛屿不远了。

如何练出听的本领？齐见德说，听就是听海浪的声音和风声，“冬季在雾天航行，练好听力就显得非常重要。雾色茫茫的海面上，能见度极差，顺风顺流，船航行的速度会很快，若稍不注意，一下子就会撞到障碍物。船在大雾下航行，可以采取用耳朵听的方法，判断航行环境。甚至可以抛锚停船，听有什么样的响声，如果听到有波浪的声音，说明船离浅滩不远了。此时，还要听出海浪响起的方向，以便做好船只转向处理。”

用勇气和智慧写成“大书”

千里长沙，万里石塘，在南海这片蔚蓝的国土上，是海南渔民世代耕耘的幸福家园。

“航海和做海的人要胆大心细，大风大浪航行没有胆量是不行的，但仅凭胆量也不够。俗话说：‘小心能驶万年船。’就是描述航海人所应具有的心态。天有不测风云，海洋地理环境多变，航海人要掌握气象、地理、水文等知识，并善于观察天气变化。”齐见德表示。

更路簿不光是航海路线图，它更像一本历史教科书，记载着海南渔民的聪明才智。齐见德告诉记者，船在航行中，为了确保航线正确，在大雾、大风而导致船的位置难以确定时，渔民就利用试水的方法，确定船所在位置。“试水时，利用几斤重的水陀测试。水陀由绳子和铅制作而成，形状像鹅蛋，上端须横穿一个洞，用来固定绳子，下端要凹出一个洞，试水时将水陀抛入海中，然后拉上来确定水的深度，还可以钻到泥沙中，通过观察土质，判断航行在什么地方。若是水陀上粘有纯沙土，说明船是在浅滩中航行，就要预防搁浅的危险。”

更路簿不仅是海南渔民的出海“秘籍”，更是古代南海海上“丝绸之路”的导航仪。“走水行船三分命”，海南渔民不畏艰险，世代耕海牧渔，在与大风大浪搏斗中用血汗乃至生命凝固成南海航海指南更路簿，“更路簿凝聚着古代海南渔民非凡的勇气和智慧，以及‘敢为天下先’的英雄气概。”周伟民说。

现代航海技术不断发展，更路簿这一古老航海经与我们渐行渐远，加上老渔民们相继离世，更路簿也越来越难寻了。

“更路簿不是某一个人所作，也并非一朝一夕所成，而是海南渔民长期积累的经验总结和集体智慧的结晶，是海南渔民用勇气和智慧写成的‘大书’。”周伟民说，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独特的地域特征，海南是中国管辖海域面积最大的省份，在历史上也是出航远洋的交通要冲，寻找挖掘更路簿意义十分重大。

“自古以来，海南渔民在南海诸岛活动时，探索出南海的安全航线，产生了更路簿。海南渔民的更路簿，用铁的事实证明，南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。海南渔民在辽阔的南海与大自然做斗争，为我国西、南、中沙的开发，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”周伟民说。

我们的蓝海

退，初二、初三卯时尾流东，申时退……”“自大潭门出用乾巽十五更改”，意思是说：从琼海潭门港去西沙，由乾（西北）向巽（东南），航行 150 海里就到了。更路簿中所讲的流水即是潮汐。

伴随着每一本更路簿，都有一个曾经沧海的老船长。而每一位老船长，又都有一个令人难以想象的传奇人生。

在文昌铺前镇铺港村委会后港村，记者找到了《南海航道更路经》非遗传承人齐见德，几十年的航海生涯，仿佛弹指一挥间，齐见德告诉记者，没有现代化的导航设备，从事航海和捕捞，靠的就是前辈传授下来的更路簿和自己多年行船积累的经验，从一个海区开往另一个海区。

更路簿在航行和捕捞作业中是行船的方向，也是路线。起点、终点、针位和更数是更路簿的四个要素。

琼海市潭门镇文教村老船长苏承芬老人说，“懂得‘更路簿’，会用罗盘，能辨别方向，是当好船长的必备条件。”

13 岁就上船的苏承芬，20 多岁当上船长，直至 60 多岁从船上退休，一直在用更路簿闯南海，他说，只要定好罗盘的南北，按照更路簿中的记载行船，就可以顺利抵达目的地。

然而，正确使用更路簿和罗盘，并不是件容易的事。没有形象化的地图，记者很难把更路簿中的文字转化为航海线路，而对于经验丰富的老船长来说，海图就在他们的记忆中。

在通往南海的航行中，更路簿中的记载不是每一次都很准确，第二次可能比第一次更准确，船长就会把第一次的航行线路纠正。一代又一代船长通过自己的航海实践，对更路簿不断进行修正和补充。



二〇一二年七月十二日，海南历年最大规模船队赴南沙捕捞。

新华社发

于是，更路簿就变得越来越精确、越来越实用。也因为这个原因，渔民们往往抄了新的，扔掉旧的，更路簿的文物价值渐渐被忽略。

自编自用的航海“秘本”

更路簿是自古以来海南渔民自编自用的航海“秘本”，是每位船长必备的航海图。更路簿中记述着岛礁的地貌和海况，不但对岛礁的形态作圈、筐、门、孔、峙、线、塘等区分，还对海浪、潮汐、风向、风暴等气象气候和水文情况作述说，还记录有观察海上风云和出行渔船的知识。

更路簿中记载的谚语也很多，如：“六月出红云，劝君莫行船”，“无风来长浪，不久狂风降。静海浪头起，渔船快回港”，“出门看天色，出海看潮汐”“海潮哈哈笑，台风呱呱叫”等等。

更路簿还对南海海域的海况作了描述，如 12 个月中的水情记载：“正月流水，初一卯时流东，末时

随着现代航海技术日新月异，像更路簿这样的古老航海经已与我们渐行渐远，为了保护这一历史遗产，《南海航道更路经》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，其代表性传承人有 3 位，分别是文昌人郑庆能、齐见德，琼海人苏承芬。

那么，这种用海南方言记载的密密麻麻的条文，有何玄奥？又是如何指引渔民们跨越茫茫的南海呢？记者采访《南海航道更路经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，破解这种航海“天书”背后的种种谜团。

一代代人不断修正更路簿

海南大学教授周伟民、唐玲玲，关注更路簿已有多年，然而，对于海南渔民用海南方言画出的文字地图，周教授坦言，他也并非能完全读懂。

——非遗传承人解密更路簿

文／本报记者 魏如松

海南渔民开发南海诸岛的重要见证。

更路簿也就成为

驾驶木帆船，耕海西沙、中沙、南沙。

古代海南渔民使用更路簿，

没有精确航海图的时代，

早在没有卫星导航、

画出特定地区的航海图。

用特定的文字和特殊的方式，

更路簿是由特定的人，



《南海航道更路经》非遗传承人：苏承芬、郑庆能、齐见德。

陈德雄摄